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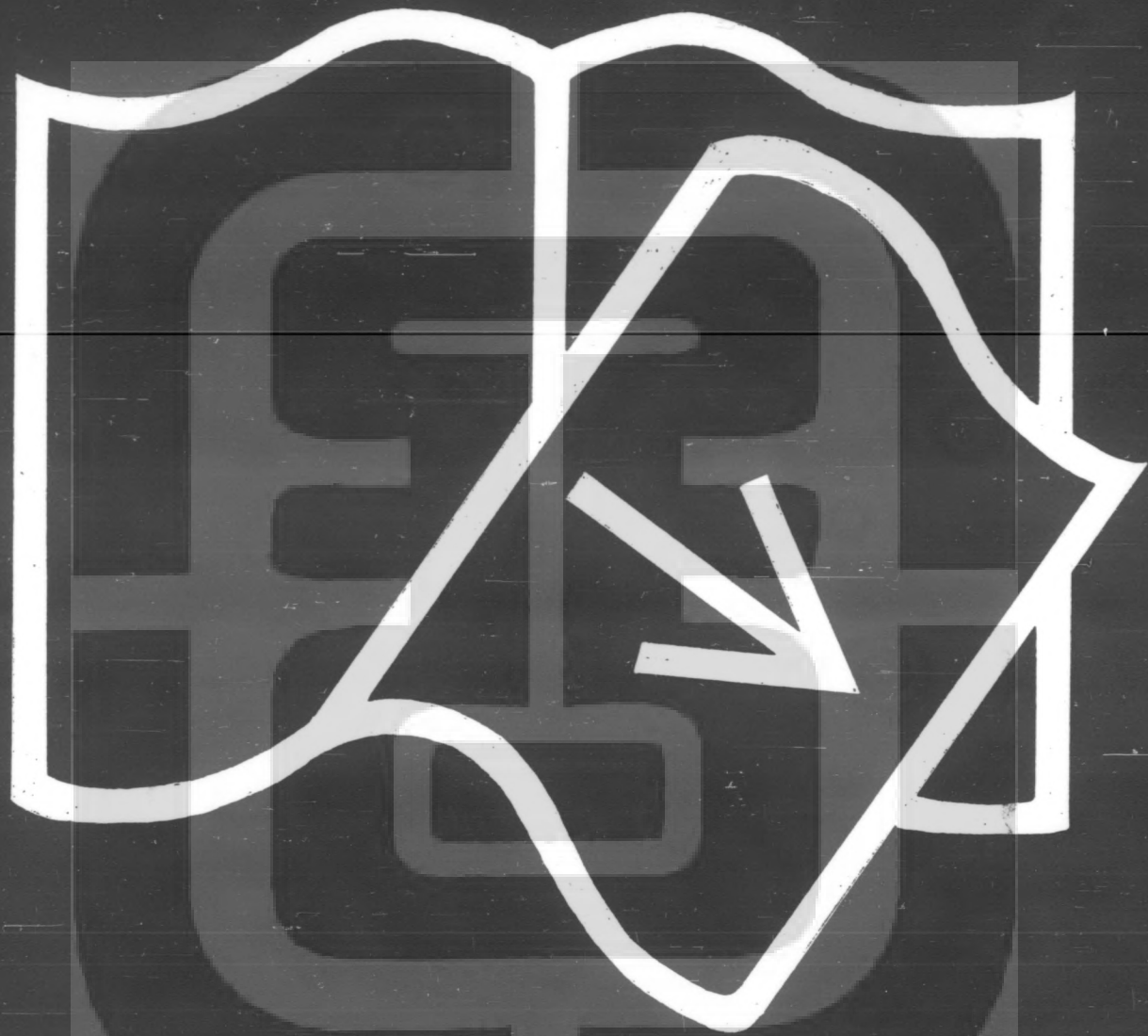


雲黃集

文

貳拾卷





原件短缺

卷 71

雲黃集卷之七十二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丙子下

雲黃山織月橋記

出餅城南行稍左紆為弓者七千而龜湖其水
南鞠大小之村以十數故皆名南流然其間支
川以十數則皆北流入具不南也具水之良源
十巽源沂震源雙漚為一川而出於兩山之腹

者獨為經實西流北折而縹胸之東見於水經
不南也獨背村也縹宛若凡抱翼舒冢牛山而
席高下曲折數十里以溯其水之北鞠者有山
焉故無名余名之曰雲黃山也山之北崖谷狹
亞山水激射當驟雨之漲儼如雷轟電迅坵埒
響石而下不見牛馬小立則已涓涓美然其谷
殊幽奧罕望不見平步不達雖勇然人境若自
一天又上下數十里獨此一澗為南流入具水
可賞其地主名朕故無居人無行跡條條壅莽

虺蜴攸場以問三十年前故老樵牧其中者即
求如薺之樹蔭焉不得也乃自疆理爰始獨以此
澗名其地書社豈數十里中山水靈氣獨結
此澗而向嶺巒未有遭耶歲丁未余迫無家創
削榛蕪為一間之室於此澗之東也積二十
餘年所漸成村遂聘澗而以其東避燥濕以其
西爰先拓窟眺望矣於是乎為之橋下為柅石
橫於澗而乃不能為村皆者三從之上為方石
長三尺廣一尺者三橫之費不一金壬戌十日

向數十竿來所手植夾澗之檜栢檉楊檉榆栝
槐諸雜樹一望平空宿雲蒼蒼暮日昇時滿金瑤
細飄此橋乃懸一絲白石其中正如一鈎傲月
之娟娟吐於風林而當新流迴鑑鑒隱隱火朝
旭流黃夕暉澹碧時復儵然一鷓一詠於此可
坐可卧可散步流聯可疑立靜觀獨相視東泰
而與為忘言之友也下則游儵激激冰金曙玉
如涵冲空空中上則黃鸝白鷺鳴鳩鳴鵲鳴鶯
鳴燕鳴鷓鳴水鶴天籟雲華坤靈之屬五色
如織千劇更進嘒吭闐巢仰呼俯谷方羨
其曳雲中遷掠水互舞各極其天而不息如
其若是而天籟颯然入之衝巖貯谷抑宮
揚羽初逝鼓鐘徐流絲竹聲止響音窮其
韻益幽若徐而越若往而留時悠悠然長懷
尋緜緜墟莽之故而不可識矣爰紀之石
以志山川之真亦不能不以所遭而變也
異時陵谷代更此村之自無然而有者還
可以自有而無此橋之石其為人鎮石耶

如涵冲空空中上則黃鸝白鷺鳴鳩鳴鵲鳴鶯
鳴燕鳴水鶴天籟雲華坤靈之屬五色

為人柱石耶皆不可知而有此記在也則天
籟之留於天壤者固無窮而一時魚鳥之
依天籟以長留者亦無窮也耶余文之傳
不傳不可知而當其清風天末微月林端若
有人焉縹緲於水雲香靄孤石倚天之杪
者夫非猶今日之余也耶橋剏於天
啓甲子新於崇禎丙子且雲黃異別
墅記 丹沂雙塔山名

界兜天賜墓誌銘

余生乎有大恨三於人世富貴不寧漠然
輕之顧厭之每出見紛華諸神奇相輒作
臭腐想欲噦有向余艷稱其可欲不禁涎
若箇者余地左顧而唾曰凡觀諸相勿於
見在觀當於過去觀譬之飲食香美珍潔
百羞當前無不見為涎垂者試從食後觀
厥化相唾乎涎乎凡諸有相相盡如此無

可欲者人之有生業不得已若但取衣食
居室之奉粗可自足於世而不受困於世
逍遙跌宕送此生百年贅形凡亦皆不得
已而有之然良易耳過此以往何事以臭
腐物之可唾者重自苦苦人之紛紛也故
凡吾所取於世者殊少正不必多有少者
耳然舉世罕無知我者卽親父子兄弟亦
皆不能知或以名位未稱為吾憾或以方
來未已為吾期不知者以為力不足知者
以為時不逢皆是對面萬里何況異世此
吾生平大恨者一然獨有不能忘者一念
名根也匪直役心名根也如此遺世一段
孤解不能忍今古人盡挈挈迷網中日游
於憂患之途營奪一螻螂尤於是不不得已
而有言以寓感而曠然洒然之棕孤飛獨
往之致見謂天地皆妄萬古一瞬者時又

不得已而有言以寓適故自布衣而歷仕
中外而夷狄患難而索居閒處皆吾寓身
也自徒步而軒蓋鼓吹已而復一馬一童
便宜行山水間皆吾寓境也春之風夏之
雨秋之淒淒冬之烈烈皆吾寓時也詩若
古文辭皆吾寓言也亦猶羲孔之大聖漆
園柱下牟尼維摩之諸仙佛無所不皆忘
而皆不能忘乎言此其人以為為名根則
非也以為盡忘名根則業有不能忘者矣
直欲留此段精血之不能不妄者亦與天
地之不能不妄者倏然並一以於不已耳然
舉世皆早夜事括帖無能從余談此業者
伯仲兩兒已皆是陶家舒官無可付余此
業者劉歆有言今學者有有祿利尚不能明
易何況太玄恐覆瓿故締終墮者有矣此段
精血遂成冷風也此吾生平所大恨者二

吾今已甲子周髮種種矣於世間凡涉羶
涉俗者皆無所蓄一錢物獨好蓄書架上
業二萬卷有奇然猶日馳騁求之不盡得
天下好書讀之不止者意不欲後人摘余
以所不見不知也即此二萬餘卷中亦無
一卷不寄余朱黃彈射跡諸所論著集中
所不能盡者多於此寓之附諸經史未如
附驥尾然經史所夢夢未了千古如長夜
者亦時戲綴一二語為喚起之驚啼曉窓
破夢兩兒皆不解尚此物所知者利木栗耳
曩見先進家有稍稍蓄一兩部書者其子
孫畧不知貴重或以糊窓牖籠匣其甚至有
因久雨後庭中泥淖不可步者以其先人
所畜書舖泥中當略約履之以行嘗為此
事痛心疾首吾思吾二萬餘卷之亦終不
免此也此吾生平所大恨者三以此三恨

悠悠我思清夜淚零誰銷此者比蓬室郝
以去年夏就館郎數數捻香祝天曰庶昇
余令子以傳余真在此千古託懷之南遊
往返千里居自刻月日曰如以明年之春
仲十有一日已刻產一兒者可任余託矣兒生果如
前期不奕即不禁狂喜捻香向天拜曰此天賜也故
小字之天賜比浹月見其面作圓字相兩目熒熒
如瑟瑟珠流光射人兩月後見余輒軒渠開口笑有
來賀兒貽之銀麒麟者向兒美夫之擬其項
曰以此懸兒胸前是爾天上前身也兒便
笑俛首向前者欲懸戴之者雨衣燈前輒
與取笑為歡又肥且健竟體如玉更不勝
狂喜曰真吾兒也死之日不知其病且死
也日向已其母猶抱來余書室稱健兒亦
咿咿向余者欲語且開口笑午未猶如故
平善飽飲乳母乳余初不知為意適午倦

偶祿樾下小睡去睡初未寐忽起一念曰
室中有一事已復自轉一念曰無事也何
忽有此想疑之起視兒兒猶熟睡從寐中
作笑啼態已捉髮久之復視兒則兒忽驚
啼不止似有所大痛者余強以藥飲之兒
猶強飲藥目奕奕視余已啼聲漸細遂絕
其年五月十九日日落時也不分其卒出
不意去診視竟夜又移日面貌猶如故生
動時方盛暑者亦無一蠅蚋近者然氣息杳
然矣無可奈何為之樽瘞之娥眉山之西
麓嗚呼吾蘄以三大恨事付兒者謬信祿
命家言謂爾之生於支干兼六合三奇法
當為世間人可當吾繼述任也且奇相寧
馨不能不令狂父妄意乎孔子釋氏之抱
送者而今已矣得無謂天地之有天地寓
也吾又於天地中欲以是精血復並流天

地又寓之寓也兒欲復嗣我所為寓者卽
終始千萬年終不免有盡時從其盡時而
觀則萬年百日同一湏臾之寓也與其輕
之厭之不如無復可輕無復可厭與其皆
不得已而有之不如早已諸相盡妄何復
示相總之眼界中無足為者遂一切遺去
而盡冥之故自超然益証司馬季主姑布
子鄉兩家言比皆是妄不可信銘曰吾不可一

世事而標萬古義弊精神乎無有兒乃不
可萬古事而標遺萬古義以無有為精神
昔人謂當如來初生四維行七步時不如
一枱打殺亦是此意吾復何事而不勝士
行之慟遲兒以非熊後身也吾有吾之道
天有天之道吾之道不言報施天之道不
能不報施也故吾嘗表龍門龍城千古不
定之說曰善人為善其性也天之福善天

性也自區區于門宋橋猶能持左券以必
之天况吾自令邑餉邊其為宋橋多矣身
業遺之有而不取有如後日不為于門者
是無天也爰銘之石存券於此

舍人兒王小成墓石記

成生九年隸余直書閣以崇禎乙亥之八
月十二日物凡從余六年雖眇然幼童乎顧
獨精幹異於衆力余有攸往即不以成往
成必奮身也即中夜犬吠衆力率穩睡不起成獨起行
視院內外具白狀衆力違違為玩且欺成獨不為玩且
欺賈衆勇貌雖賤而聲獨洪以揚在衆中獨遠聞衆
意屬之可家督率不意其一夕呼暴遽劉也痛惜
其定誤死而悔其不及醫矣已無可奈何為臨視
其吞鋪監石其窆先是甲戌春成戲移初芽寸強
者小桃栽可百株樹余樓下三徑之砌其死之明年三
月剛皆著花矣睹物思人時不禁愴然淚滴花枝有句

云拂樓浦院小桃開是爾前年手自我寂寞山腰
今記不應尋殘夢久花來并書於此留厥夢跡

寄湯平子

去年此日與老公祖握別精湖舟次方湛然之滴未收
黯然之魂未返而忽已不覺其為今年此日矣每
清風天末涼月松梢徘徊望所思其下不知其形之
塊然留也奈空谷邈然經歲不見一人絕弗能得
人世耗况西涼萬里東土人耳目更絕哈密竟復

城否金印消息定得要領不空東海西故事自昔
絲棼迄不能有畫一以老公祖大略御之想自帖
帖恐神情之周回玉門內外數千里地者不啻一日
而千萬萬視柄又東土時錐形稍逸而心亦微勞
矣如丹溼顏數莖白髮猶定猶是去年此日之舊
否懸之日夜不能去心言念老伯母遐福大年
遂留八袂矣坤基未殿裕震雷之行天風火恒貞錫
地水以開國封太原而見玄孫之三世允徵發宿紅光

游鴻濛而報青瞳之萬年共仰庚星炳曜昭融高朗備
人間五福之全者長熾昌成

朝端三壽之媿遂使執訊獲醜城朔之南仲再見
明時作考揚休受命之召公重賡周雅山礪河帶貽萬世鉄券
金章月恒日升舞舞雙騰象龍虹玉辱在猶子恭際昌期不駭
萬里之遠二年之達遂傳前諸敬頌一力起居燕喜不知此段心語
心畫幾時可達記室臨楮飛天末又復幸此日握別之悵矣
累朝實錄乃草野之臣耳目所絕老公祖倘肯

借觀更假一小魚艇致之宿頂以國成此一代
大典者最是吾兩人千古一大因緣終之情除
悠哉悠哉言不可極

棋盤木山

恭惟老公祖真龍構設天洪澤紀地碧梧翠竹深
擁龍虎之風雲赤電綠螭益篤麒麟之步武為
謝家之康樂借督青兗七州作王氏之始興契

叶

聖明四主方以一身重

杜稷正期雙手整乾

坤若其一顧千金果下遂成照夜片言九鼎寒
谷頓易春其猶餘事耳國弟數阨李廣隱慕陶
潛遺物離人漫遊白駒於空谷刻感造楮虛藏
石室於名山然斷港鏤冰殊羨學海緇樞草舍
敢望鳳樓乃辱老公祖泰山之崇不遺土壤謨
猷之大詢於芻蕘美委輿綽以作碑自是桓公達
識假王樞之草序益成永叔詞宗况老年伯以
百辟儀刑一代山岳其以去就爭 國體尤世
運升降一大闕豈草野擬議所能摹寫誠不自

揣狂僭卑方闡揚亦姑盡猶子之職耳然亦自
覺典則一倍平東正妻江所云子長所以能成
其為馬史者以有左國諸書為之質也國之能
成此段傳記者亦祇以大司馬年叔之狀為之
質耳方愧唐突不任血指過蒙獎借益獲汗顏
屬女孫有行賣大莫具不待已謹拜文綺四端
以遺兒女一念世載老公祖明德遠矣夫朱提
太臆雖叔牙知夷吾足之貧若自為周急遺之者
然不敢從老公祖水條中重分清資也聞之栗

使云已有 內召佳耗想 內召亦必過里幸
 密示一的期一晤任城宿預道中何如禽鹿長
 往望天上故人如隔世隔世話故奇不奇耶企
 望企望

興周日臺大叅

一別天臺後逾廿載追惟風雨朝夕隨肩把臂
 怡怡款款談笑忘形之故都如隔世生之不振
 逢時多虞中間海陸至變倏忽萬千益一部廿
 一史所走未有省第已及以池魚之波湛湛

外一石室沂山絕谷中羣鹿麋麋而侶樵牧者
 十五年所絕不觀天上除目不聞人世音耗猶
 自山中一農天原未出仕也雖高魂不知時從
 熟寐中忻領笑語如疇昔正復歡極風吹中寤
 又美人兮天一方矣萬萬不意老公袒年臺之
 猶滯外臺也偶出谷口送舊令乍得好音若若夢
 若夢自驚且喜得無復中寤乎寒鷺騰之甚不能
 自禁試復檢臺中探候從臺中沽一尊鉅味道
 周飽期此度展展奉我二十年來金蘭屬我二十

年來飢渴即復中寤亦此生一大快矣途中未
携私印老衰手跡都似風法澤披晤在即知不
屬也臨楮髮躍欲舞耳

祭來慶士

嗚呼天闕西北地關東南况在人者其壽能完
自堯舜之聖焉不能得一肖子孔釋之聖焉不
能享有大年故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今古
所共嘆其在近世顯貴之途尤是業稔得承左
蜀石罍臨叵測困寢食靡盡條忽無端純嘏考

於十不一焉故余每仰羨乎封公者儻有五難
亦博亦文露爽標鮮可以駸駸名場馳騁華軒
乃薄而不取迺名乎客境之一墨下帷授易明
道東南逍遙游遨其暇便便身不馬綏冕之沒
足不履公卿之門一難爰有令子二龍雙蹇亦
若業先試其一鳴為多士冠大者故培風不
發亦無前此皆將並跡而餘使天下推公為明
之開先二難安祭倘佯以盡百年視宣聖與
來高駟甲子之十三閱人閱世有萬其觀如真鴻

脩然天際俛視三千界之細雨微塵熠熠擾擾
迤起迤滅曾不盈乎一瞬而一絲不掛於其間
三難齒尊笑子貴美色里方仰為星岳避其車
舞邦大夫亦奉為美器靈芝席邊而公顧恬焉
不有不騎不杖散步邑野與平昔故人把携相
談笑如故歡望見輕俠少年乘馬翩翩道上者
顧趨而避旃四難凡此四難皆人所知而或見
謂錫服未被 鸞誥尚懸 乃鶴馭之稍駛詒鴨
搏之少澄為天於公似豐予之中猶不無少畜

為公顧然而不知使伯仲兩君一竹作吏者身
非其身而男非公之男將東西南北維

天子使天涯地角父子杳然曾將父之不遑能奉

其啓手足之一言而躬自飯含只今已長風破

浪鳴鶴聞天橫金橫玉之形公已及見之子無

慮不獲必誠必信之具子猶及親致之公無憾

不亦尤貴其父者所不能得之於父以子貴者

所不能得之於子而僅見於公父子之間難之

難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維公有馬還觀斯

世如公幾人故吾殊仰羨乎公為獨得天地之
全嘗試擬之修勁成削如華亭鶴公之貌然耶
無懷之民與有天之民與公之真然耶始古函
今以佐談譚鷄黍清宵至雪霏落公之風流然
耶其生無憂其死無恨歸然靈光萃以百順公
之福獲然耶嗚乎封公隱耶仙耶乘彼白雲至
於帝鄉人耶天耶

咸平平平譜序

余之癡也其自令作令也非以令為令也益為
余所以得為余者也人生窮身憂樂夷險萬有
不齊之途不知者以為其方有巧拙之為也知
者以為其命有豐蹙之為也然而皆非也余以
為此皆宿因之為也無因而然者是不種之獲
也梁啓期鼓琴之樂且自以為於萬物中得為
人又於人中得為男子殊為不易况余又於男
子中得為當世所畸重之進士其得之又未以師

資不以力學不以歲月老困率得之漫然偶出
 姑以為游戲談笑之餘非意所及也是豈無所
 因乎諺有之欲知前生作今生受者是欲知來
 生受今生作者是余故每竊竊首計此生所受
 其得之造物者視榮啓期之樂已萬萬饒矣則
 余前生所作固非有恨於今也今從今日不早
 自為後計幸藉一日之資遂驚焉矣取其上即
 因以乘風破浪極斯世之顯名高位電照天下
 此固力所能為然念一行便取盡無餘無餘何

以為再來地不然者而苟為姑取其下其冥不
 顧名義飽旦夕斂獵至鬻人妻兒以為吾妻兒
 剥人脂膏以為吾脂膏得良田美宅車騎冠蓋
 極鄉里所企羨稱雄傑益輦金輿瑩傲熊魚兩
 兼亦自力所得為然念與前世修因得今日為
 此面目者已自易形美我已自易形而謂造物
 者已乎 恐再來之受求如榮啓期鼓
 琴之樂已不可復幾而况今日之我也從來論
 作善作惡之報多歸之子孫此姑就昭昭論之

耳余之癡又竊謂後人與我自是異人自身苦樂終非自受猶可付之不知至來生之身與此生之身雖云再來畢竟此一神識此一痛痒耳試一潑省其在吾目中雜然萬形所不忍見之痛苦與所深願不可得之逸樂是皆吾一念所自取者亦可以爽然矣以是癡心自籌不如乘此今日之身之力益廣吾宿因多以施濟滋之故得第後有謂余宜取館閣者余否否謂館閣之及民尚緩而令及民切也則大吏之種善因稍

紆而下吏之種善因徑也故操此念於作令之日凡書所為夜必三省是可以無開罪於造物否是可以保再來無失今日之故我以轉入於不可知否軒自為天地神明臨之質之者必天人之間有餘而未償之之責於余而余無餘而未償之責於天人之間後可釋然成一夕之安寢不即快起易之美今歸田且二十年繁于無事唯是靜觀一世尚友千古以妄意于長之一家求有以施濟及人廣吾宿因者已不可得然

清夜夢迴追惟當年作吏往事猶可以無愧此
心也惜髮書管評多散佚於夷狄患難崎嶇坎
坷之餘百不存一是編以拋棄故紙中得獨完
雪鴻指爪依稀如昨而庶幾不可爲之感則已
無埃優垂之代歌夫然以無度來生之受庶可
無恨念已衰老來日無幾恐此編亦漫散佚此
段癡踪遂不可尋采知者遂謂余真以令爲令
也則大非余面目矣爰授之梓以貽後人題曰
咸平平 予譜使藏於家見吾作令心本如此曩
三百年後復出此譜又復丁寧甫申此囑

咸平陽秋序

吾家山陰之傳治縣譜也囑其子謹秘之無以
示人得無以善治縣者不治縣耶余不意於手
三百年後復出此譜又復丁寧甫申此囑

咸平陽秋序

余性質率雅不喜作諛語簡集中語汝諛者一
切汰去不存是編諛語多美間自披閱殆不能
無中郎之媿色不足存也然其大者可以觀世
治道之污隆民生之休戚循是一班推之而一
代用人之概亦可以得其大都矣士人當未入

仕則極其力於文恒苦有佳文不見知於有司
既入仕則極其力於官又苦作好官不見知於
上官卽天下之精神盡此矣然私惟士之力於
文卽求其佳於文而作官之力於官或不求其
佳於官試從田野間閱畫地者之評其長吏又
從邸報中閱察吏者之評其屬吏佳否之合者
固徃徃有之而其大相徑庭目夷貧而跣屨飲
長沙之痛者亦復不少未始不捧腹絕倒求其
故而不可得也夫世豈有賈生董相不遇之文

哉卽以余作令事券之夫評官非令事也乃諸
臺使以其頗解篆刻多屬代斲翊者第授以意
略者卽有無定意亦漫不授其爲何如人與其
吏事短長黑白跡率杳然于白里外耳目絕不
相及諸臺使又率以顛騎至取奏刻燭無可柰
何輒漫就資格高下俸序淺深地望輕重意摹
之首科自非有顯著聳牙不可爲諱者繁品之
上上孝廉以下各如其本色雌黃雌黃之唯論
斥者撫實臚欠耳餘則注者與考者皆兩不

知爲誰何何知自不肖也
事者得之亦輒據
以奏

上披其文似皆子長之實實其蹟則皆子休之
虛虛也以此亦多置耳目刺訶諸監司郡縣然
所自亦不知定翔實否而其官之殿最皆決於
此美噫此我

明課吏大都也何惑乎田野之民惟察吏者之評
與其畫地之議時徑廷也往代即不可知然即
遭風失米一事考下美俄易而中中矣俄易而

上安在其以適據爲定評也故評文者文之佳否不
據其文則作文者與評文者兩易而評官者官之
佳否未必即據其官則作官者與評官者兩難
何惑乎士人之求佳於其文而作吏者不必求
佳於其官也經惟唐虞之世亦不過如當代之
三載考績其考績之法亦不過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其敷奏以言即今以文課士也此自易至
云明試以功則當平世寧皆有勘定實績暴著
人耳目者即實暴著人耳目恐亦不過如遭風

失米之不可掩耳則其可上可下得無亦如李餘
之評與余是編之多用于休法爲蘇子瞻之畫
竹乎轉意唐虞之治亦徒有其名耳試求課吏
善法不可得也欲斯民皆實被廉明之効得乎
至地方人才率先八座大者其言官以言去者
順風傳響循已事耳余獨破前例排去其盜虛
聲稱一世斗山者一人采拔一二郎署文行尤
超然者上之稍自信非諛然不能必之當事者
也記當時所報上官是役最多歲按四時爲四

三十四年中且不下二十卷遼陽之覆書盡遺行間
謂拾亂帙中得此斷簡按其職官名氏皆已如
三葉隨風生死長辭歲月幾何忽三易世往跡
已踪半不記憶各天修阻音塵長絕殊不勝永
寂氏壯者衰衰者老出處離合參差不齊之感
爲慨然掩卷流涕噓歎者久之嗚呼此吾作令
時一時共事之故人也今故人已不可見矣乍
見此編髮鬢興諸故人一度晤語也寧復忍汰
本不存乎存之以詒後世子孫得據以修通家

禁淫水之踪焉如病其諛也則永叔之於內外
制固皆手集而序之矣內外制不皆諛語耶考
卽一取語制然制所從出其有關於治道民生
爲一代用人之概則一也駢語下例有小傳數
百以文多不載

咸平刑書序

天二極難者兩事耳處亂則難在卻敵處治
則難在聽訟訟之關民命休戚最重且切其微
駿喻難知有鬼神之所不能謀巧曆之所不

能算者總之此情而情之變不可勝窮至情無
其情而造情之情情愈似情總之此理而理之
變不可勝窮至理無其理而造理之理理愈近
理故大學一書其用極於平天下體極於明明德
窮其下手實際則致知第一致知實際格物第
一格物實際聽訟第一聽訟而至於伏無情畏
民志則天下之事之物舉無足爲我難者內之
格致誠正外之修齊治平一了百了如河下積
石江過東陵直沛然莫禦以放於海故大學申

之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一部大學盡此矣宋儒設蒙霜失馬不知此實格致頂針漫以爲釋本末又別補格致一章覈其指歸茫無肯綮將盡天下之物而一一格之與卽不寧白首難窮而靈心轉憊不知所應格者先何物而所謂豁然者何指耶則宋儒之語可知也余在許時猥以能聽微決疑竊名故一切虛勞上所積疑下所積冤或徃數十年久遠千百里外胥取平咸乎道如市也士之人重縷縷恩余每曉止

之曰爾輩卽爭集通許通許卽不惜手腕脫亦安能人人悅之下之人必涕叫求得余曰第得通許片語當死法死不恨矣晨起受文書部各州縣赭衣以次入申決事部各州縣赭衣以次遣卽累案所會同上官意所偏指所奏當久已定而姑取覆劾爲故事者其爲官爲來一切不視第視事直是何當乃至有情法絕不相屬者析楊鱗次如故案僅得十五耳所平反或連十數人則狝羣委地如斷山矣卽不惟歡聲騰謔槐

柳外人者與出者各自稱不寬猶疑貞媚不足
信乃諸臺使署牘尾徃徃獎借過當如云酒帳
肉簿一經太史公手遂成絕筆如云整肆則鉅
鹿之戰悲壯則漁陽之樞生動則僧繇之龍風
韻則與可之竹慶宥則公孫之劍當與項羽紀
荆軻傳企觀如云寥寥數語中曲折備盡情法
兩衷如快刀利斧游刃有餘寫人情至變之無
端忽喜無端忽怒忽轉愛愛忽轉殺乍合乍
離莫爲莫致如峰壑起伏雲日晦明頃刻具千

態萬狀令人目眩心悸游龍在霄生螭撒水不
足爲致也指次隱謀之莫見莫聞神出鬼入如
燈取影無事研求自然堂屋露温犀之現妖秦鏡
之見膽不足爲明也點綴赤子入井雄劍掛壁
勢非得已情無可奈雖已扞當世之文罔而
柔腸鬱紆俠氣逢淳令人廢卷傍徨酸風四起
鶻啼夜月鬼哭秋雨不足爲悽惋也則余之擬
議卽不敢言盡得情或可庶幾無失情乎總之
人間一戲局也生死一戲案也造化小兒本以

人生死爲戲人爲造化用自以生死爲戲而不
自知余稍以冷眼看戲場便以戲筆寫戲態種
種戲狀紛然足供一笑矣然其故則皆宿因所
必然毫髮所必不爽智力所必不能移身者則
製戲者之戲本固早定於紛然之先也如柘城
觀世音一案其大都矣五百年前業冤一語雖
歸償債亦足醒迷記當時手削牘背一月一束
皆卽命掌故錄之以備異日尋繹載以之遠正
苦連軫遠廣再覆一身僅免任心血手汗皆付

之沙場之冷風矣偶簡廢緝得此數卷又鼠殘
用泯斷爛不可讀爲稍掇拾其猶完者以實錄
譜付後人昔之言春秋者謂爲孔氏之刑書尼
父之自言亦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
空言耳且於上下數千載中有二百四十二年
於七十二國中有一百里之魯於當日事矣曾千
百之一二夫子以爲是足寄吾志中之義而已
可矣蓋天下之大幾千萬年之遠百家子史之
浩繁義寧多耶此編載四年中中州法律斷例

民情變態天畀其爲千百之一二又萬萬不敢
擬春秋然所取義差余志之見於行者非徒空
言且借題之曰感平刑書以証余格致之語永
叔有二云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
不遺而况刑書之關民命爲最重且切者乎吾
以爲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
出此編也更足資笑談之一噓而誇於田父野
老也

題胸簿滄州趙君堂顏解

余每病史誣求人於吾世之上皆不負病邸報
中論薦率亦不免誣求人於當吾世亦不能一
切直往塵周行所代諸當路雖黃及所自雖黃
且不下千百人語具別梓陽秋編中然身自在
戲場此副耳目原自不真恐所覩裝演面目來
入吾耳目者亦無繇得真槩不敢自信其中有
無人也唯是里居靜觀與田庚漁父畫地而議
邦大夫之佳否方是以真耳目覩真面目故每
欲於逸史中立循良一傳以無愧此心真是然

殊閣筆久之不能得略屈指目中所覩記洙吾
士者於今得往四十年襄垣王公霖宇於守得
前五年遂安汪公歲星今商城洪公荆河於郡
司李得前五年祁門汪公澹石然霖宇歲星皆
微恨才不勝品獨洪汪兩公才品皆卓然強人
意當時事多故吾方以採世大業厚望兩公故
未敢遽通一字蓋諦觀正深且令以下自鄧美
吾不謂其中有人也乃今得胸簿趙君墨芳趙
君狀貌固恂恂耳於縣事故部催科乃能盡罷

催科中諸並緣侵擾舊例廳扉畫鎖榭葉枳花
迷堦徑卽餐菊嚼冰不給時解衣付質庫不令
人知也余已心異其清屬有爭桑瓊瓊事其比
隣以捉封犬牙相持者曩余作令時亦難其需
畝履不能臆決則當事者率以此難難趙君乃
趙君剖析盡微不啻畝履美吾又心異其明方
興擊旁午諸使以急符趣征者漫不啻五十日
二百餘封當事率倚辦趙君奔馬疾鞭美君獨
加調劑使上不至乏興下亦不至竭澤猶持用

一緩二之意抹剜心醫眼之窮雖人微道州然有其粲粲美吾更心異其惠然猶是就尋常吏品中見君佼佼且疑其位卑易自持耳朱夫安者父爲邑俠婦掩殺而奪其喪天安裁以七歲孤齡孺轉乞憇併濺不敢出聲稍長鳴之官官以事已往不爲竟天安益憤不欲生一夕伺敵便奮巨槌槌碎其顛自投劾入縣獄卽死令不財祭翔實當之殊死事無與趙君者趙君傍据法力爭願自以其官贖天安死與俱去爲布

衣令卒不聽上其獄洪公洪公再三覆爲動色義之竟主令末或解太方獄之上也趙君殊不意洪公遽覆縣案用雷雨如是得一旦央昔射洪昌黎河東弁州諸大儒既紛紛聚訟千古未決之議也痛天安有龐娥親深悅諸人之烈遂將洒智爽頸血不勝憤爲賦七言長歌感激悲壯讀者無不淚下蓋余至是而始心醉趙君驚欲死愧欲死夫念曾厚朝紳乃嘆不敢作一語今趙君一聞官獨爲君子與乎以此人也在此

官也以此官也乃有此人也有以夫雒陽之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方朱天安手碎父讎時惛惛乞子目不知書豈能自知有不世之遇遇神君而慈父如洪公者從斷首中活之哉所謂處心積慮刻手以衝讎人之胸期與俱靡而已從古孝子忠臣每患不復遇忠臣孝子一輩人為之發揚或反以忠孝獲罪則見聞者皆以忠孝為戒怯夫含垢以偷生義士負戟而長嘆世道交喪職此

之繇故此一事也所關於朱天安生死者甚小所關於風俗移易者甚大洪公余生平所僅見固自忠臣孝子山岳不俗趙君微乎善鬚乃能先泐洪公之心是豈可以尋常俗吏例之哉且其一切才品亦皆有洪公之志焉王平子至陳留問郡中有人焉無吏以東曹掾蔡充對平子曰甲乙等居大位者非乎吏曰向謂君問人不問位余之以趙君與洪汪四君子並傳為可自信此心之真是者用此例耳遂僭品之曰清明

惠義而文書以頌其堂當不數高士軒故事矣

祭崔臨胸

嗚呼大凡人事當其不平情處其不解未有不呼天也而天竟茫茫也吾又誰呼如吾崔公蒞任未滿三月行政不聞一疵方晨起視事堂皇神明之用未改也而遽溘然絕矣余聞之初疑而不信者數日已徐視定死則又嘖嘖悲叱者數日不能作語少定乃赳赳拈香酌酒以奠公而問之蒼蒼蒼白嗚呼吾崔公其何以死也方

天子切

誅貪殘吏不啻精通於天而汰不能下

周億人茶毒貪殘吏不啻悉通於天而情不

能上達乃貪殘吏之草刈吾人而剗其心眼者

溲不啻腥聞於天方且蒲志四顧益以剗剗之

靡善董上官游媚貴要貪陵夷壑河間共聳仰

天乞命者爭先紙痔戲媚者恐後肆然謂上下

皆莫如我何唯意所欲也彼秦楚流寇誰非赤

子激而之肯犢白馬則皆此輩為之致覆軍殺

將耗擄天下力幾半而覺關至人未啓覆轍愈

天

益相尋獲恤倉兄其何能泐則私望之慨慨不
漏之網曰庶幾先其一二尤者速奪之以陰相
天子意揀下民水火之中使此輩知在人者皆可
以智力為而天不可欺也庶宇宙間元氣猶可
少留斯民不至胥而為肯犢白馬天下猶有豸
也若之何令此輩存而崔公死也咄咄崔公其
何以死乎以兩月之縣令東西上謂者一月移
疾者一月強起視公事裁浹日耳曩所稱草刈
吾人而剗取其心眼者即不唯公素慈惠不忍

為之素小心畏慎不敢為之豈其庸未暖而
為之乎何以奪公之速也即不唯於貪殘諸矣
例公盡無之以吾度公稍需歲月其必且盡反
諸會歲弊例以吾人靜然無獲經稅之外出作
入息可知也而吾人不得有美食黍食麥食山
之老饗若故從領俾之不言不笑不取之虞灰
若故暴摧折之烏喙露滋馬蹄風實飽鼠晉如
雉膏鼎華豈

聖天子之精神四海億兆人之精神舉不能以動

彼蒼者耶抑斯世因剝之運未應蘇耶將詩所謂
視天夢夢劓于所謂天自天而人自人柳子所
謂夫不能賞罰人者固足定天論耶咄咄崔公
其何以死也以年則甫知命一不宜死以官則
初拜令二不宜死以居里則有賢名以居官則
無一不肖跡三不宜死其何以死也此吾於崔
公之死謂天下事之不平情之不解者一也余
於公交止一面歡無杯酒悲其以苑史零之貧
歸邵茂誠之掬收幃蕭然旅舍莫控欲脫之跡
乃至無驂可脫不能不感激問天而天卒不可
問也嗚呼天之降罔惟其優美人之云亡心之
憂矣聊歌瞻印以附輓輿

書夢王中丞詩後

士大夫富魏璫之變猶之身入水火中也袒右
則後叵測袒左則目前即叵測然後之叵測雖
稍遲而身名俱辱目前之叵測雖若速而名與
骨皆香無窮時况亦未必遂骨也乃當是時為
苟避目前之叵測遂因而無所不至以自貽身

名俱辱者即不啻十人而九矣余令許時雅善其遊賓主公成五異姓骨肉也然公沉毅淵淵博浩浩恒不能窺其深淺尚未知其大節稟稟乃南也魏璫之禍起則余已飄然其鴻又矣其最得魏轍者適余同年友公舉手書試余為舟子之招涉余故違之不答徵余文亦不應用御史言以余先幾言遼事皆中有奪盜資省度支金數十百萬行能且錄 詔下所部議余亦若弗聞也陽為病督無警省者然故世外人不

入自且成五當是時則方在 靈澤具在舟中今之備且顯者焉安能入焚溺中出焚溺外也乃公不但懸立自若迄不磷縑如柱之揭中流孤城之當萬騎且數以手書勸余謂謹之無免不義玷生平即慮及亦正銷鯁相之淵耳幸以公勗夷然度此白勃難徼 屢言議擢用公遂以

今

上鼎革時用思正不污偽爵故 簡拔為御史大夫分陝兩人雖隱見異路雲山千里異地而此衷耿耿斐爾然泥而不滓則如一人兩人交誼亦庶幾大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之同孟子

或遠或近或去不去之潔美于休氏之稱入水
不濡入火不焦嘗以為荒唐不信今以成五觀
之信耶否耶即余之私心喜公已滄桑萬變猶
依然三十年前霜白松青面目無負我友則公
之私心亦無憾於余可知也夢懷兩詩作於甲
戌忽已四年兵戈之中颯風艱梗偶來南廬書
此寄心悵會面之未驟瞻衰年之俱暮慨為以
懔臨嵐淚洒恃金石之心有千古一瞬萬里一
室者不以形骸離會耳

答任瞻胸一

古山神教人不應際免雜賦

以國所關茲此土者多矣自襄垣王霖
守父母沒四十年來纔遇老父母耳老
父母之視躬如女字人如傷一段前希
聖賢之心下軫惻獨之意在一時可牧
中味不多得國以是不勝傾倒遶人說
項觀察朱老公祖於屬吏極昏許可者
乃一聞國目所掃睹之言而亟稱老父

毋為事事留心報施自能覺與老父母
忻然有合者此老父母之首路遇合一快也
惟益自砥礪以求無負朱老公祖期許
使朱老公祖與國再晤時有可稱述相
嗚知人之誓亦操月旦者之一快也昨
別朱公祖後方聞之道路苦過糴之禁
夫官家方急輸稅望民稅之如額如
以後何當膏目但所以徵民稅者以田

也民田之所以辦稅者以粟也粟之所
以得變銀者以糴也今急其完稅而過
之使不得糴是猶挈馬足而鞭之如程
也天日中之市伊者始之買遷有無化
居堯舜先之以粟易銀非為厲商賈也
以銀易粟豈為厲農夫哉若使無歲之
處有銀而不能得食有秋之處有粟而
不能辦稅是而窮於壅川也不能得食

彼必不肯坐成或至變糴為劫不能辦稅
此又無柰刑脅或至轉寄而逃是兩佚
於川潰也曷若兩任其自然之為而利
於此目前公私交急完稅惠民之第一
肯綮也知非老父母所能自主然民瘼
公事言之者非私聽之者非徇國言之
於老父母即言之於上臺公祖矣其次
則徵催之當酌也昔人有云雷霆之誅

不道者聞一行之故威巨測而人自思
其不意而及也若雷霆日逐逐焉求不
道之人而誅之不惟人且狎而斲之不
畏而雷霆之威亦自衰而且窮矣國之
待罪道許中隱用此意其於徵催但春
初示以嚴期限六月中完八分十月終
完十分一年之中更不催比過期而不
如令者即名捕其一二荷之較為例然

人亦無後者惟不輕用威而人自思也
日當老及母之未至代庖者疾輸稅之
不即一日後也一切盡邑之人無論稅
之負不負繫名捕之而輸益後不知稅
額之非耗於捕者後而民已惘然無益
也是為煩徭胥手是為急 國稅手是
為急私贏乎上以捕役之峻用
以捕後之市用玩故愈急乃成其利

臺公祖必得其不可已之繇而後行之
仍將不入額內別派額外之故與民共
知之則砥行名收民心之一大肯綮也
其次則矜紳優免之當稽也夫國濫在
京員族人叨免雜賦者已三十餘年本
不宜自言及此但民困極矣士大夫本
身之叨免已自殊恩至恩之所不能推
者唯老父母以義裁之以稍蘇吾民而

使於紳之自處以義且於衾影無愧也
至諸生之寄賦猶為各私所識而庶
宗之收賦則已幾盡提封勞民泉浸獲薪
司收計窮使鬼公家隱憂有萬萬不止
今日者此非老父母一手所能輓姑未
敢為老父母言也至左右未可國人須察
浸潤不行巧令必遠尤自萬事根本自
老父母所孰讀無庸更拾殘腐要之太

乎上略原不出字部論語也孝壯編前
已附覽此事乃洪老公祖第一美政國
之為此傳雖自嗟敵邑有此卓行思續
全史二十九人之後務廣其流聞使不
湮沒亦欲彰洪老公祖之明之斷過於
韓鄒陳王諸宗儒也語具傳中已稍致
一留路夫意欲求老父母與諸上臺人
題數字以續漢玄晏明弇州諸君子庶

博史之徵文者得據以重當代孝義一
傳亦風孝作忠一機也劉親母祭文如
命博笑即日有沂水之行老父母萬萬
無辱待國沂水旋時所新建小樓一楹
者計亦落成當端遲老父母臨幸一開
萬里眼也特極愛効狂瞽然不敢一語及
私此國一生癡絕大都也

